夏日“凉友”

■李秀芹

天气渐热，老伴开始了他的纳凉工程——蚊帐挂了起来，凉席也取出刷洗干净后晾晒完毕。这几天，他在院中设计规划了好久，在葡萄架下搭了一个木栅栏，周遭用纱布围了起来，里面能摆放一个小茶几和两张竹椅。他说夏日坐在里面，一边纳凉一边喝茶看书，清风徐徐而来，人生真是惬意。

待天大热后，老伴打算在院中放置两台风扇，风扇前再放两大盆水，风吹水面，溅起的水珠透过纱布洒落在脸上，冰冰凉凉，仿佛身处海边——这只是老伴的初步想法，具体操作是否如他所愿，还得在实践中不断摸索。

现在纳凉工具很多，空调虽制冷效果最佳，但长时间吹空调，身体大为不适，于是老伴便别出心裁走一条自然纳凉之路。小院绿植不少，但蚊蝇多，用纱布圈起一方空间将蚊蝇阻隔在外，夏日傍晚置身于其中，倒也是很好的纳凉去处。

白居易《消暑诗》中写道：何以消烦暑，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，难更与人同。老伴说，端坐一院中容易，可眼前无长物，难。于是，他和我商量，这个夏天，我俩都好好修心，互相提醒，争取做到心中无长物。老辈人常说，大热天的我不与你计较，其实也是告诫大家，天热，应该避免不必要的争执与烦闷，宽以待人，也宽以待己，心态平和，情绪平稳，心便静了，心静自然凉。

老伴这话我懂，就是大热天的，尽量不与他争吵，不和孩子们计较，我少在他耳边絮叨，他自然身心愉悦。我指出老伴心中所想，他笑着说，天热单有你一位“凉友”还不够，还需多交几位“凉友”。老伴说的“凉友”是指能洗涤心灵、陶冶情操、亦师亦友之人。

老伴打算在这个夏天，去拜访几位老友。爱好绘画的老宋、喜欢钓鱼的老王、懂收藏的老严、雕刻根雕的老黄，还有在木头上画画的老潘，这几位老同志，许久都没联系了，竟产生了距离。老伴在这个夏天要去拜访他们，是要跟他们学艺吗？老伴回答，说对一半，我还会学习人家的生活态度。

老伴也劝我，多搜集几位老有所长的朋友，近朱者赤，多跟这些人来往，自己的“三观”，特别是“老年观”会改变很多。

这个夏天，我们修炼自己的内心，天越热越需沉住气，亲近大自然，多交几位“凉友”，远离负面情绪和戾气很重之人，在心中打造溪涨清风拂面、月落繁星满天的恬淡、静谧之境，用凉爽爽的心境过美夏天。

夏荷　　魏培全　摄

枇杷黄了

■徐光惠

小满一过，天气变暖，明媚的阳光照耀大地，初夏的暖风吹过，枇杷黄了。

与女友一起去近郊出游，天气晴好。走到一户农家小院后，猛一抬头，见一棵树上挂满金黄的枇杷，密密麻麻，挤满枝头。

一位阿婆从院子里了走过来。“阿婆，您家的枇杷结得真好啊。”阿婆笑着点头：“这棵枇杷树从来没打过农药，枇杷虽然小，但味道纯正。”

她拿起一把铁钩子钩下一串来，递给我们：“来，你们尝尝。”撕开外面那层薄皮，露出厚实的果肉，果香弥漫，吃到嘴里，水分充足味道酸甜，与街上那些经农药催熟的大个枇杷相比，这纯天然的土枇杷味道更正宗。

“阿婆，这枇杷真好吃，您卖不卖，我们买点。”我说。“我这枇杷没卖过，你们要吃，自个儿摘就是。”阿婆热情地说。她站在枇杷树下，一脸慈祥，让我想起老家的周大婶。

老家村里种枇杷树的人家并不多，枇杷也就显得金贵些，隔壁周大婶是种枇杷树的好手，她家那棵枇杷树长得格外精神，结出来的枇杷个大汁多，味道酸甜可口。枇杷成熟后，种枇杷的人家就摘了背到集市上卖。

枇杷花，盛开在寒冬，一簇簇、一串串，白里带黄的小花芳香独特。春天来时，枇杷花凋谢，枝头上结出一个个小枇杷。暮春初夏，枇杷像害羞的小姑娘躲在绿叶间，由青转黄。孩子们的心被撩拨得发慌，往往等不到枇杷成熟，就迫不及待想要尝鲜。

我们趁大人外出干活时，偷偷溜到村头王大爷家的枇杷树下，有的爬树摘果，有的在树下接应，有的盯梢。没熟透的枇杷又酸又涩，我们却吃得有滋有味。枇杷树下，成了我们的“乐土”，我们常常乐在其中，忘乎所以。

有时，正吃得欢，突然有人喊：“快跑，王大爷回来了！”大家拔腿就跑，四处逃散。

“给我站住，你们这帮小兔崽子，枇杷还没熟就来糟蹋了。”王大爷愠怒地跺脚，嘴里骂骂咧咧追赶，等他追上来时，我们早已跑得没影了。

“榉柳枝枝弱，雨熟枇杷树树香。”枇杷成熟时，那黄澄澄的果实，与密匝匝的绿叶相映衬，黄果绿叶，分外好看诱人。

枇杷不但美味，营养丰富，而且有较高的保健医疗功效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“枇杷能润五脏，滋心肺”。中医认为，枇杷有祛痰止咳、生津润肺、清热健胃之功效。除果实外，蜜蜂在枇杷花上采下的花蜜，便是“枇杷蜜”，美容养颜。

周大婶对乡邻热情友善，枇杷总是卖一半，送一半。有一天，我们跑到周大婶家偷摘枇杷，正好被她撞见，大家都不敢出声，等着挨训。

“来，用铁钩。”周大婶婶没发火，还帮着我们摘，大家面面相觑。“吃吧，枇杷甜吧？”她笑着问。“甜，真好吃。”我们连连点头。

那年，奶奶突然得了哮喘，久咳不止，寝食难安。周大婶得知后，特地摘了枇杷叶和枇杷送到家里来。母亲将枇杷叶煎水、枇杷熬成枇杷膏给奶奶喝，奶奶喝后咳嗽渐渐减轻，没多久就全好了。

离家多年，每当枇杷成熟时节，便想念家乡，想念周大婶家的土枇杷。那酸甜的记忆里，弥漫着家乡泥土的芬芳，咀嚼出朴素乡村的味道。

写给栀子花的情书

■汪亭

初夏的小镇，草木葳蕤，风轻云淡。

清晨，和煦的阳光照射在窗前，一缕一缕散落在课桌、讲台上。我不经意间瞥见她课桌的右上角放着一个玻璃瓶，两朵洁白的栀子花相依相偎。

望着摇曳生香的栀子花，我的心非常兴奋。撕下一张小纸条，写上“你的栀子花从何而来？”然后让一个又一个的同学，横穿整个教室送给她。

她正要伸手接纸条，语文老师从背后使劲咳嗽了两声。她的脸颊立刻红了起来。语文老师拿过纸条打开一看，走到我的桌旁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小伙子，情书很含蓄嘛！”

那年，我们正读高二。一张小纸条竟成了一封情书，我很诧异。就算情书吧，我想，算是写给栀子花的。

下课后，我跑到她的课桌旁，还是那句：“你的栀子花从何而来？”她莞尔一笑，说：“我家园子里的啊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告诉她，那不是情书，转身跑开了。

次日清晨，到教室早读，远远地我看见自己课桌上插着两朵栀子花。走近，花瓣上还滚动着露珠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晶莹剔透。我扭头朝她望去，她的桌上也有两朵栀子花，相互依偎着。而她正埋头读书。

我撕下一张小纸条，写上：“栀子花真香！”

枯燥的早读，有了栀子花相伴变得明媚轻松。一潮又一潮的朗读声中，我轻轻哼唱何炅的《栀子花开》：光阴好像，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，将我们的青春灌溉……

每天两朵鲜艳的栀子花，一个月的芳香，渗透我的课桌、书本，连年少的心房也暗香浮动。

她走读，我住校。我们似乎没有交流，我只是偶尔会写些散词断句，用一张小纸条，来感谢她带给我的芬芳。日子就这样在花香中悄悄溜走。

一天，走进教室，我发现课桌上没有了栀子花的踪迹。四处寻觅，她的桌前只有一摞高高的书本，遮挡了她的眉头。

我写了一张纸条：“栀子花今天迷路了。”

这次，她拿起笔，在纸条上写字，写完后小心翼翼地叠好，羞涩地递给同桌。几经转手，落到我的掌心，是一只飞翔的纸鹤。我拆开，一枚墨绿的栀子叶静静躺在娟秀的字体上：“栀子花去远方旅行了，等明年才会回家。”

原来她懂栀子花，原来她才情横溢。相识能相知，在懵懂年纪，是莫大的缘分。

她说，“我们一起等待栀子花回来吧！”我欣然答应。

一个约定，默默相守。烦闷的学业让人心生浮躁。偷得闲暇，我提笔写下心事，折成一条窄窄的纸船，飞越教室，抵达临窗远眺的她。而此时，她每张必回，即使有时，白纸上只是一个“！”或者一串长长“……”她写下一字一句，都深知我意，在我的心里开枝散叶。

知了零星鸣叫的时候，同学们议论纷纷：我们在恋爱。

我告诉他们，我们是恋爱了。我们都爱上了栀子花。没人相信，无人能懂。我们依旧静静等待栀子花回来。

可她却食言了。因家庭突变，她退了学。

一日又一日的清晨，走进教室，望着她空空的课桌，我不停地告诉自己：栀子花会回来的，她只是去了远方。

年复一年，变迁万象。高考、升学，我远离小镇，求学他乡，在城市立业、生根，可依旧难以忘怀那两朵栀子花，对当年的约定仍耿耿于怀。

而今，每到初夏，行走校园，看见栀子树悄悄打着骨朵，我便迫不及待赶上前，情不自禁地轻轻问一声：“你何时回来？”